

经典武侠作品珍藏本

令魂追情无铁气

古龙



063932

上

经典武侠作品珍藏本

【台湾】古龙著

古龙版权代理人
委托本社独家出版

铁无情追魂令

下

版权所有

翻印必究

内 容 提 要

这又是一个惊心动魄，鬼泣神哭的武林故事。

顾剑南，自幼双腿残疾，其父带他上武当求医，不料竟卷入一个骇人听闻的大阴谋的腥风血雨。父子有口难辩，亡命出逃，其父血染昆仑……。

剑南身藏宝图，厄运连连。在金缕宫几遭身死，又落入虚伪狡诈之徒的圈套……其间的辛酸悲愤，罄竹难说，催人泪下。

欣慰的是，英雄自有美人伴。冷雪、凤霖、公孙、玲玲、无不为之奉献少女至诚之爱，情爱描写之场面，当真是情意绵绵，撩人遐思。

生存的痛苦，挣扎，无奈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长话短说，读者开卷便知。

要點客內

事姑林為由突林立康，難得仍耐个一具又難
人孝養排不，因亦出為主助帶父其，難難難又難自，南難難
，出出命為，難難口亦于父。而此風難難難難大難國難人難个
.....全孔樂血父其
時難人難又，難難難八官難金主。難難難難，國室難難南難
。不難人難，難難難難，難難難難難同其.....難難難難難難
不天，難難，難公，難風，難難。對人難難自難美，難難難難
難，難難難難難真世，而難難難難難難，難難難至女也難難難
。難難人
難難，難難難難。難難難難難難難，難難，難難，難難難難難
。難難難難

1

星痕初隐，晨雾渐浓。

茫茫的白雾，笼罩着整个武当山，那高峻的山崖，从雾中望去，只看到一重重巨大的黑影矗立着。

静谧的原野里，除了几声寥发的鸡啼外，没有一丝声息，沉睡中的大地，远未苏醒。

清寒的山风悄悄的蹑足踏过草尖，连昨夜留下的露珠都未踏碎，唯恐惊扰了在甜睡中的人们。

蓦地，一声沉郁的钟声，震荡在浓雾之中，随着山风传出老远，敲碎了这清晨的寂静。

接着又是“铛！铛！”数声钟响，从武当山上传了出来，这连续不断的晨钟在往日最多也不会超过十声，可是今晨却一直响了二十下，却依然没停。

顿时，山下的村民，全都被惊醒了，不约而同的起来披衣，走出门外。

在濛濛的晨雾里，整个村子里的居民，全都翘首仰望那隐没在雾中的武当山，不知道山上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连续不断的钟声，缓慢而沉郁的响起，那一大群的村民齐都蜂涌到村外，聚集在山口。

没有一个人说话，全都凝神细听着从山上传下来的钟声，渐渐地，他们的脸上泛起悲痛之情。

连续不断的钟声，一直敲了四十九响，方始停止，袅袅的余音，随着渐渐淡去的浓雾，消失在空际。

可是那一群聚集在山下的村民，却没有一个散开。

仰首呆呆望着山顶的一个老者，脸上肌肉一阵痉挛，沉声道：

“玄天老仙长，已经驾鹤仙走了！”

他这句话一出，那些村民全都垂下头来，人群之中，有些妇人，竟都放声痛哭起来，顿时一片哭声响起，人人落泪。

因为，他们从此再也看不到那慈善和祥，白髯飘飘的老仙长了。

上清宫的主持玄天道长，远近百里之内，谁不知道！前些年，蝗虫过境，附近百里的禾谷被糟塌得干干净净，没有看到一粒米的影子，若不是玄天道长捐出万石白米，谁能免得了流落外乡，饱受饥饿之苦？

尤其这山下村民，耕的是上清宫的田，所受的好处，更是言所难尽，他们又怎能忘了平时一有病痛灾难，都是上清宫玄天老仙长施药治好的。

因此，一听那四十九响丧钟，他们不禁为玄天道长的仙逝而痛哭。

一片凄惨的哭声里，有人开始跪了下来，于是刹那之间村民跪了一地。

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啼声，掩过了低低的哭声，似是豪雨前的一阵密雷，从远而近，飞快的传了过来。

那一大群跪着的村民，齐都被这阵蹄声所惊，止住哭声，侧首望去，只见一匹神俊的栗红马，飞也似的从雾中冲了过来。

他们还未看清马上骑士的形貌，那匹红马已驰至不足六丈之处。

马上骑士眼见这一大清早，山前竟然跪着这么一大群人，似乎出于意料之外，口中惊咦一声，一把勒紧鞭绳，却已是不及，那匹健马转眼便将冲进人群中。

眼见铁蹄高扬，飞踢而下，那些村民不约而同的发出惊呼之声，却是未能避开，只好闭目等死了。

蓦然一声沉雷似的大喝，那马上骑士手掌陡劈而下，随着马声惊嘶，他整个身形飞掠而起，落在登山石阶上。

所有的吵杂声都停止之后，一声沉喝道：

“你们一大早都跪在这里作什么？”

那些村民全都是双手抱头，伏在地上，一心等着铁蹄从身上踩过，却久久未觉痛苦，这下一听喝声，齐都睁开眼睛向那人望去。

看了这人一眼，他们又不约而同的发出一声惊呃，赶紧掉转头去。

这一回头，他们便都看到了身旁倒着一匹马，那匹马整个头骨尽数碎裂，白的脑浆和红的鲜血，洒满了一地，惨状使人不敢一睹。

他们哄然大叫，全都从地上爬了起来，跌跌撞撞的向着村里奔去。

“站住！”

一声沉喝，那走在最后的一个老者已被一只疾伸而来的手抓住，老者浑身一阵哆嗦，猛一回头，便看到那个人眼中射出的犀利光芒，吓得他不由自主的跪了下来。颤声道：

“好汉爷，饶命！”

那单手抓住老者的骑士闻声一愣，失声笑道：

“哈哈！原来你当我是强盗？”

他一把放松了右手，自嘲地道：

“世人每爱以外貌取人，难怪你认为我是恶人了，这也怪不得你，天下之人，莫不是如此，虽然他们知道‘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’这句话，但却都是凭着自己的好恶来衡量别人的。”

那老者根本没听到他说的话，就算听了，也不会明白话中的意思，他正在惊慌地从地上爬了起来，突然听到一个轻脆的声音，在耳边响起：

“爹！武当山到了吗？”

老者吃了惊，循声望去，只见那丑怪大汉左手托着的大竹篓里，伸出一个人头来。他倒吸一口凉气，还当是自己眼花了呢，退了一步，定神望去，只见那果然是一个小孩子的头颅，此时正睁着有如晨星样的黑亮眼珠，诧异地望着自己。

老者不由自主从心底里发出一声称赞：

“好一个俊俏的儿郎。”

那个孩子长得确实俊俏，黑亮的瞳仁，挺拔的鼻梁，朱红的双唇，再配上斜飞的剑眉，头上扎着一个冲天小辫子，整个脸颊有如粉妆玉琢似的，逗人喜爱。他此刻正睁大了眼睛，凝望着这个老者，道：

“爹，他是谁？为什么这么早就站在这儿？”

那丑怪大汉道：

“剑南，爹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在这儿，我正要问问他。”

那老者愣愣地望着站在面前那有似山神样的丑怪汉子，暗忖道：

“天下怎有这种怪事？这么丑的人，会生出如此俊俏的儿子……”

敢情那大汉身高足有八尺，一张脸孔有似周仓，乱发似草，虬髯如针，再加上左脸上一条长长的刀疤直达下颏，形像恐怖之至，偏偏他又穿着一袭大红的长袍，手里托着一个大竹篓，猛一看去，有似恶鬼山神，怪不得那些村民会吓得飞奔而逃。

老者呆呆的望着面前这一大一小，一丑一俊的两个人，一时倒忘了逃走。

那个大汉微一含首，道：

“老丈请了，在下顾明远，因有要事赶赴武当，是以沿途纵马急驰，不料贵村人正挡在路途，以致一时不及停辔，使得老丈等受惊，多有得罪，尚请宽恕。”

这老者远没想到如此一个魁梧大汉，竟会说出这么客气的话来，不由得将心中那股骇怕的念头抛去。

他躬身道：

“真不敢当，说起来是我们的不对，这么一大清早，便挤在路上，害得大侠你损失了一匹马……。”

他的话还没说完，那叫剑南的孩子惊叫道：

“爹！你把大红杀了？”

顾明远眼光掠过那倒在地上已经死去的红马，脸上掠过一

丝歉然之色，道：

“若非如此，那么至少有十几条无辜的性命便要丧在它的铁蹄之下，所以我逼得只好将它毙了……”

那叫剑南的孩子望着死马，眼中泪水滚动，道：

“爹，你看到路上有人，为什么不把缰绳拉紧，我知道大红最乖了，它一定会立定不跑……”

“唉！”顾明远叹了口气，道：

“孩子，我知道大红驮着我们从天山赶到武当，日夜奔驰，功劳不小，可是我是急于赶上武当，加上晨雾也太大了……”

那孩子藏身在竹篓里，听了这番话，泪水已夺眶而出，忍不住低声的抽泣着。

顾明远伸出袖子轻轻的擦拭着孩子的脸，沉声道：

“南儿，别哭了，你记不记得五个月前玄天老道长告诉你的话？”

顾剑南点点头道：

“记得，他说只要找到天山雪莲，配在武当的九转夺命金丹里，就可以治好孩儿的病。”

“是啊！”顾明远怜爱的抚摸着自已孩子的脸颊，道：

“只要你的病一好，那么爹一定替你找一匹比大红更好的小马给你骑，那时你能够走路了，就能够亲自骑着马，在大漠里奔驰，南儿，你说该有多好？”

顾剑南脸上现出笑靥，道：

“爹，孩儿真希望马上就能够下地走路，而不必让爹您每天背负着，孩儿心里真难过。”

顾明远笑道：

“哈哈，小家伙，你倒真是个孝子，晓得爹为你所费的苦心……”

顾剑南黯然道：

“都是孩子害了您老人家……”

顾明远微微一愣，随即放声笑道：

“哈哈，你倒怕你老子老了，抱不动你是不是？别说你，我就算带个两三千斤的东西又有什么关系？好在武当山已经到了，雪莲、朱果也都找到了，来，我们爷俩这就上山去……”

他托着竹篓，正要转身上山，那一直站在一旁，愣愣的望着他们爷儿俩说话的老者出声道：

“大侠请稍停——”

顾明远哦了一声道：

“老丈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那老者道：

“这位是令郎吧，他是否身有重疾，需要玄天老仙师医治？”

顾明远沉声道：

“不错，小儿出生于汉北冰天雪地之中，因幼时深受风寒，是以半身血脉不通，至今已有十四岁，依然无法行动，在下遍访名医全都无法医治，幸蒙玄天老道长应允，亲自替他炼丹，所以我从长白准备了应用的药物，赶赴武当……”

“啊！”那老者脸上泛过一丝惋惜之色，他没有想到那么俊俏的一个孩子，竟然是个残废。

他不由得从心底起了一阵叹息，忖道：

“老天对人也太苛刻了一点，像玄天老仙师那样的好人，竟也如此早便驾鹤仙去，不能多留人间片刻，替这残废的孩子医治……”

顾明远见那老者默然不语，诧异地道：

“老丈倒底有何指教？”

那老者叹了一口气，道：

“大侠恐怕来晚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顾明远浑身一震，沉声道：

“你说什么？来晚了？”

那老者点点头道：

“大侠来时是否听到武当山上传来的钟声？”

顾明远双眼之中射出一阵如电的冷芒，定了定神道：

“不错，莫非那阵钟声……”

那老者垂下头来，黯然道：

“丧钟声响四十九下，玄天老仙师已经仙去了……”

顾明远好似遭到雷击，浑身陡然一震，整个人都呆在那里，这些年来所托的希望，在这一刹之间，便完全破灭，怎不使他心中难过？

他猛然大吼一声，右掌一扬，朝着石壁劈去。

那老者只见顾明远猛地大吼，还以为他失望之下发疯了，心中大惊，正要说话劝他几句，已看到他手掌扬起。

这时旭日初升，那只手掌一片朱红，宛如涂上血样，映着旭光，闪出一片潋艳的红光，恐怖之至。

这老者两眼睁得很大，吓得嘴巴都闭不起来，耳边响起一声尖锐的异啸，只听轰然一阵大响，石壁上碎石纷纷坠下，一个清晰的血红手印在上面，深达三寸。

这老者一颗心几乎从口里跳了出来，大叫一声：

“啊哟，我的妈呀！”

忙不迭地，跌跌撞撞的连爬带走，向着村里爬去，还不到十几步远，他已无力再爬，晕死过去。

确实，别说是这么一个村老儿，就算武林中高手在此，一见顾明远这印石三寸的“血手印”，也都会为之惊骇，而不敢动弹。

顾明远一掌拍出，右足重重的在地上一跺，恨声道：

“老天呀，你对我顾明远也太残忍了！”

藏身在大竹篓里的顾剑南咬住嘴唇，强忍住心中的失望，道：

“爹，你别失望，我们还是上山去看看，也许是别的道长……”

顾明远心中掠过一丝曙光，忖道：

“但愿这一阵钟声不是为玄天老仙师而敲的，也许他没有死……”

他一咬牙，道：

“剑南，我们上山吧！”

话声未了，他一个大旋身，有似一片红云飞起，飞也似的向山上跃去。

转过山崖，石阶路尽，迎面一座高有丈许的大石竖在路旁，两个年青道士正在低声说话。

他们一瞥见顾明远飞掠而上，身形一动，两个人已挡在路上，单掌一立，打了个稽首道：

“无量寿佛，施主请止步。”

“在下顾明远，有事需至上清宫面见掌门玄天道长……”

那左首的年青道人打量了顾明远一眼，目中露出惊骇之容，道：

“施主是血手天魔？”

顾明远含首道：

“在下远从天山而来，专程赴玄天掌门人之约，尚请道长……”

那两个年青道士，脸色一变，相互觑了一眼，说道：

“敝掌门人已于昨夜子时仙去，玄清师叔已下了令谕，三日之内，不许任何人上山，尚请前辈原谅。”

血手天魔顾明远脸上肌肉一阵抽搐，长叹道：

“天意如此，夫复何言？”

他垂首望了望坐在竹篓里的孩子，沉声道：

“老夫远从天山而来，万里奔波，就为一见玄天道长，如今虽然贵掌门人驾鹤仙去，老夫却不愿就此回去，能否禀告贵师叔，请容在下，亲见贵掌门人遗容一面？”

他这番话说得和气之至，那两个道人听了相互对望一眼，不禁发出诧异之色。

因为江湖传言，血手天魔心狠手辣，杀人无数，一身魔教绝门功力，举世无俦，据说他横行天下二十年，除了十五年前在华山与一代剑圣梅花容老人挑战时败了一招，留下脸上疤痕之外，

从未遇到敌手。

虽然他到处树敌，可是一方面由于他功力太强，一般武林高手，自知不是对手，不敢找他报仇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行动飘忽，居无定所，不易找寻。

所以他一直逍遥江湖，无人敢挡其锋锐，不过近几年来血手天魔很少现身江湖，也无人知道他隐居何处，是以江湖人士对他渐渐的有些淡漠了。

不料此刻他竟会出现于武当解剑山石前，而且指明是与武当掌门玄天道长互相约好的。

这怎么不令他们感到惊奇？

那左首的道士名唤松风，他看了师弟松月一眼，道：

“前辈能否在此稍待片刻？等贫道放出信号请示敝师叔。”

顾明远略一犹疑，道：

“好吧！”

他说着话缓缓向那块刻有解剑岩三个大字的岩石走去。

松月转身从石碑后提出一个竹笼，把里面的鸽子拿了出来，交给松风，当下两人匆匆的将一张写好的小纸条缚在鸽腿上，然后将鸽子抛在空中。

望着展翅飞去的鸽子，顾明远忖道：

“武当山不愧被称为武林中两大正宗门户；与少林齐名，声震武林，看这两个小道行事谨慎，动作灵活，便可知武当门规之严……”

“剑南，你可要看看天下有名的武当解剑岩？”

顾剑南自里面探首而出，睁着乌溜溜的眼睛，望着那高有丈许的大石碑，问道：

“爹，为什么叫做解剑岩？”

顾明远微笑道：

“武当山始祖张三丰，乃一代宗师，他一身功力举世无俦，在武当山首创武当派，发扬武学，修其崇道，成为玄门正宗的主脉，

后世武人为了表示对张三丰祖师的崇敬，就在武当山立一解剑岩，相约不许佩剑上山。”

顾剑南轻轻的哦了一声，目光闪过那两个年青道士身上，问道：

“爹，既然这样，那么为什么这两个道士背上还背着宝剑呢？”

顾明远笑道：

“傻孩子，这是他们自己派里的人，怎么不可以带剑呢？”

说话之间，他已看到解剑岩后的石案，摆着五六柄长剑，其中一柄长剑怪异之极，较普通的剑尤要长了许多。

一般长剑的长度是三尺六寸，短剑二尺八寸，唯独那枝剑足足有四尺七八寸长，加之剑鞘又狭，鞘上满是松纹，看去醒目之极。

“咦！”他暗忖道：

“这不是崆峒掌门乌道人所佩的传派之宝‘蛟龙剑’吗？乌道人和玄天老道长是如死敌，从来都互不来往，怎么他今天亲上武当山……？”

他心中略一思忖，道：

“崆峒掌门乌道长什么时候上山的！”

他这话问得突然，那松月道士不加思索，应声道：

“乌掌门人是昨晚到的，他是和峨嵋掌门罗叶大师一道……”

他的话声未了，松风沉喝道：

“师弟，你……”

顾明远见那松月被松风这一喝，脸色立即一变，到口的话立即咽了回去，不由得心中起了一阵疑窦，因为据他所知罗叶大师有十年没与玄天道长交往过，呀……他暗忖道：

“莫非是乌道人和罗叶大师联合起来寻仇武当，但是不可能武当山会如此宁静……”

他在半年前与玄天道长相遇于祁连山，也许是缘份的关系，

玄天道长一见顾剑南便非常钟爱，当时曾答应采集灵药炼一壶九转夺命金丹替顾剑南疗治半身不遂，经脉不通之病。

由于顾剑南出生于汉北冰雪之地，酷寒深入经脉，所以必须要有天山雪莲与海南朱果作为药引，方能炼成希世灵丹。

玄天道长曾言及顾剑南只要服下丹药，再由两个玄门正宗高手以内力为他打通塞闭的经脉，这十四年的重病，便可立即痊愈，而且今后习武有事半功倍之效。

不然，那股寒毒入侵心肺，顾剑南将活不过十六岁！

顾明远由于本身出身于魔教，所习内功，系采取旁门激进之法，不能够亲自动手，有缘遇到玄天道长，且蒙答应为儿子医治绝症，不由欣喜若狂。

他费了不少功力，在海南剑派的围攻下，取得该派仅余的一颗朱果，后来又独闯天山，以成名武林的绝艺“焚心刃”力败天山神剑狄君左，赢得一颗千年雪莲。

因为五月之期将到，所以他日夜快马赶来武当，谁知却在他刚刚赶到武当山，那善心的玄天道长却已仙逝了。

他本来并不是怀疑武当掌门玄天道长的逝世有什么不对，只是叹息自己的希望遭到破灭，想要看看玄天道长的遗容。

另一方面他也是想到那有关顾剑南生死存危的九转夺命金丹，试探一下，是否能够得到……

可是眼前他却发觉玄天道长生平所最厌恶的两个人，正好在去世时上山。

若是玄天道长之丧传遍天下，举行丧礼时，乌道长和罗叶大师登山拜祭还有可说，可是他们却偏偏是在玄天道长仙逝之夜登山。

有什么原因使得崆峒掌门和峨嵋掌门连夜赶来武当？

如果说玄天道长病危之时找他们相见，倒可以说得过去，但是玄天道长生平最相洽好友昆仑掌门玉真子却怎么没被相召？

而这两个他所痛恨的掌门人会被召唤上山？

看来这个理由又说不过去，也无法成立了！

顾明远脑海中飞快地转过无数的念头，也无法找出乌道人和罗叶大师连夜奔上武当的原因。

他目光冷静的凝注在那两个道士身上，只见松风赶忙走到解剑岩后，将那几柄长剑用布包好，放在石案底下的匣子里。

他冷冷地道：

“松风道长，难道你还怕老夫抢了这几柄剑不成？”

松风脸一红，道：

“不，前辈请别误会，本门对武林人士在解剑岩解下之剑，必需保管妥善，以备下山之时交还，昨夜因掌门人骤而仙去，所以一时不及收好……”

顾明远目光一灿，道：

“你说贵掌门人骤而仙去？莫非他本来是没病没痛，突然去世的？”

松风不悦地道：

“人之生死，全由天定，谁还能预先知道死期？掌门人虽然得道多年，却也无法预知仙去之期呀！”

顾明远嗯了声道：

“你说的一点都不错，人都不能预知未来，怎能知道自己死期？不过老夫在奇怪，以玄天道长修为之高，道行之深，怎么只活了七十多岁，只记得五月之前在祁连山见到他老人家时，看他身体健朗，精神抖擞，想不到……”

“真是天道无常，可叹！可叹！”

那两个道士默默不语，望着顾明远，不知他为什么说出这番话来。

顾明远叹完了气，又问道：

“不知玄天老道长是昨夜何时仙去的？”

松月道：

“掌门人大约在子时时分仙去。”

顾明远紧跟着追问一句，道：

“为什么说是大约？难道没人知道他真正的仙去之时？”

松月一愣，道：

“掌门人独自一人在丹室……”

“师弟！”松风喝道：

“你记得师叔说些什么话来？”

顾明远冷眼旁观，看到这情形，暗忖道：

“那松月倒底年纪还小，没有什么心机，这松风可比他狡猾，不过就因为这样，也露出了不少破绽，看来玄天道长之逝，确实并非如此简单。”

他疑心既起，决心要问个水落石出，接着松风的话，问道：

“令师叔说些什么话？难道贵掌门人去世之事尚要隐瞒天下人吗？”

松风冷声道：

“这是敝派之事，前辈何需知道？”

顾明远冷笑道：

“莫非你有什么内情不敢告诉我？”

松风沉声道：

“无论前辈怎样说，贫道也不会告诉你。”

顾明远心中暗暗冷笑道：

“这小杂毛倒也厉害，可是等一下待我查出内情，我必然公诸天下……”

正在忖思之间，远远已看到三条人影飞跃而来，他目光犀利，一眼便看清那当头的一个人中年全真，正是随玄天道人赴祁连采药的玄法道人。

记得当时跟玄法相遇之时，便曾与他起过冲突。

那时与玄法道人一言不合，自己一怒之下在对方的乱披风剑法下将他长剑折断，后来幸得玄天道长赶到，否则玄法必然难逃活命。

他知道玄法一来，自己上山恐怕无望了，可是为了澄清心中的疑窦，他非要进上清宫见玄天道长遗容一面不可。

心中意念一定，他提起那高有三尺的大竹篓，托在左掌上，